



车上除了女司机，还有两个说普通话的男人。对方随即热情地递来一瓶水。喝完之后，幸卫林慢慢地睡过去了。“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，我在一条船上，旁边有4个男的。我的物品还在，用翻译软件问他们，他们啥都不说。”幸卫林说，在船只靠岸后，他通过手机地图软件定位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缅甸。随后，他又被带到一个园区。他这才知道，这里就是近几年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妙瓦底。

从2010年至2019年，东南亚各国的网络诈骗集团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出国从业，多为十几岁到30岁的年轻人。但在2018年后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和疫情影响之下，东南亚网诈产业面临严重的“用工荒”问题，从而刺激了绑架、人口贩卖犯罪的加剧。幸卫林这样的“大龄人士”也进入了被绑架、用工的范围。

而妙瓦底，因为地方军自治，缅甸中央政府无法管辖，这里成为继缅北之后，一个新兴的网络诈骗、毒品贩运、洗钱、人口贩卖的“犯罪天堂”。最近两年，妙瓦底的“KK园区”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，被称为“猪仔地狱”“死亡终点站”。

“其实每个园区都差不多凶残。”沿河的20多个码头，每个码头都有若干园区，幸卫林在位于11号码头的园区。

等了几天，幸卫林终于见到了“老板”，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年轻人。对方把他带到一栋办公楼的二楼，只见一排排的电脑前，乌泱泱地坐了好几十个人，每一人身旁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手机。

老板介绍幸卫林是自己花了30万元买来的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好好在这干诈骗，要么找两个30岁以下的中国人过来，就能放他自由。

接着，幸卫林被一位“主管”带走，对方给了他22台手机和一本用来学习的话术。他说，园区被控制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在正常上班的被叫作“狗推”，一种长期没有开单被不同公司卖来卖去的被叫作“猪仔”，“老板会给我们洗脑，反正都不被当人看待了，就不需要有良心了”。

但幸卫林实在不想干就找到了主管，“主管说不想干的话，每天要挨10棍打，并且一天只能吃一顿饭”。那一天，幸卫林第一次挨打。

后来，他又壮着胆子找到老板，希望对方把手机还给他，他可以让家里人凑钱替他赎身。岂料老板微微一笑，打开保险柜拿出了他的手机，接着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铁锤，一锤就把



幸卫林与当地武装力量合影。

手机给砸烂，并威胁说“现在是砸你手机，再敢和外界任何人联系，下一步就敲你的膝关节”。

幸卫林被吓傻了。他的“同事”中，短的干了3年，长的干了9年。他们告诉幸卫林，这里没有放人出去的先例，逃跑更是别想了。

“一旦逃跑失败，轻则打断腿、关水牢，再被卖到别的地方，严重的可能面临活埋，甚至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被割器官。”幸卫林说，在这里没有交赎金放人一说，人命更是不值一提，“直到榨干你的最后一丝价值”。

之后，幸卫林表面顺从，心里却始终有一个信念——一定要逃，就算是死也要死回中国。2022年11月13日，他私藏了两部工作手机，趁着天没亮，从5米高的围墙跳下，逃出园区。但跳墙导致他全身多处骨折，举步维艰。

眼看着天光变亮，幸卫林看到了一对路过的本地父子。本想花钱让对方送自己离开，但没想到又被他们卖给了当地的黑警。几经辗转，黑警把他交给了一伙缅甸军队武装。一个被称作“将军”的人准备将他再次卖给诈骗园区，但因为他的年纪大、身体多处骨折未愈，始终没能成功卖出。